

光緒鎮海縣志

鎮海縣志卷三十七

雜識

史採稗乘自昔爲然宋洪學士邁掇遺事著隨筆
論者謂其議論有稗世教補史之闕其在是歟鎮
邑代存掌故而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凡荏苒之
警日星之變與夫嘉言懿行瑣事畸聞足以預不
虞而備法戒者括爲雜識亦志之餘也因詮次而

附簡末

一 紀事

秦始皇東行郡縣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徐市上書言海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仙人所居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

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而象之西山名小蓬萊者市遂居焉始皇聞之馴至鄮三十日發舟至懸海彝

亶二洲而返

嘉靖志

漢靈帝熹平元年妖賊許生作亂於句章自稱陽平皇帝吳郡司馬孫堅討平之

三國志

吳黃龍二年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國志

陳景沛案曰乾道圖經載亶洲在縣東四十五里
又引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塚然縣東實無
此山或云卽日本圖經亦疑而不決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
劉牢之東討十二月恩遁還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十一月劉牢之復率眾東征恩退
走牢之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
盈數百人裕披堅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
退還狹口

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裕屢摧敗之恩復走入海十一月
裕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並大獲俘馘以萬數

恩自是飢饉疾疫死者大半自浹口至臨海後徒旅漸散

於臨海投水死

以上宋書高祖紀

宋明帝泰始六年龍驤將軍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

平之

通鑑

唐元宗天寶三年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

尹裴敦復將兵討之

通鑑

憲宗元和十四年八月浙東觀察使薛戎奏准敕諸道所管支郡別置鎮邊守捉兵馬者宜並屬刺史其邊徼溪崗接連蠻夷之處特建城鎮者則不在此限今當道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請據

政文不隸明州許之

寶慶志

陳景沛案曰寶慶志舊置望海鎮元和十四年從薛戎言不隸明州曰舊置則置鎮非必在元和時矣置鎮在元和以前而不隸明州則請於元和時新舊二志及府志未能定其舊置之年而皆以元和中置鎮實之

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作亂攻陷蘇常轉掠二浙大爲人患

通鑑

四年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鎮海節度使裴璩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

通鑑

吳越天寶二年

卽梁開平三年

五月吳越王鏐巡明州因城望海

鎮十國
春秋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置明州望海縣

舊五代史

陳景沛案曰宋元志置望海縣在元開平三年未

幾改爲定海府志乾隆志誤以望海縣置於乾甯

四年又望海縣十國春秋作靜安縣吳越備史作

靜海縣

宋太宗淳化年初置市舶於定海後仍移州

寶慶志

神宗熙寧七年高麗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

塗由明州詣闕從之往時高麗往返皆自登州郡縣供頓

無舊準頗擾民詔立式頒下費悉官給

宋史

元豐元年遣安燾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高

麗造兩艦於明州一曰凌虛安濟致遠次曰靈飛順濟皆
名爲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王具袍
笏玉帶拜受詔與燾睦抗禮館之別宮標曰順天館言尊
順中國如天云宋史

徽宗政和七年鄞樓昇知明州依元豐故事造舫百航置
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投賜鐵符於招寶山海道以鎮
之時有巨魚出迎長數丈鱗甲耀日觀者駭愕又用賜錢

造二乘舟錦帆朱鬣威耀若神固陵善之況達豐
惠廟記

全祖望鐵符志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

口商船所經百珍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爲因山下

蚌珠者矣也相傳宋政和間沈鐵符山下按況達豐惠

廟記所云則當時所製凌虛致遠靈飛順濟神之屬

皆在是山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爲道君方崇
道術尚符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遂再任矣嗟

乎病鄉井以博一官又造爲詭異誣惑耳目異之罪不足責特外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已塵起矣嗣君航海奔逃於金龍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卻崎頭犯駕之師否耶樓氏畫錦堂世譜特變其說以爲是時海潮湍溢民田乃以鐵符白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孫自愧其廢湖給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宣和時遣給事中路允迪充國信使持節往高麗先期中

官於總持寺特設道場

名山志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車駕發越州次錢清堰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彼必不能襲江浙地熱彼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沈思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翊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

議可否庚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己卯車

駕幸明州

宋史本紀丙子帝至明州與此差三日

駐蹕州治提領海船張公

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宜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眾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眾不得入上以御筆撫諭人情稍定遂山呼於殿門

外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阻大事朕今日伏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翌日率中軍入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擲於行軍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遁走上自御便殿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於屋下其眾駭懼悉就擒上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陳宥謫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陰行門外其眾降隸諸軍戊子以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

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己丑夜諜報金人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曰大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袍袖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旣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眾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眾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金人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難成此事是也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船請陸行以從許之於

是扈從汎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所夕密衛於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急皆面無人色辛卯御舟次定海縣本紀已丑次定海縣與此差二日有傳金使至者上不欲令朝行在卽遣參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留御史中丞趙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參議軍事且令宗尹盡護諸將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盧申等自和州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癸巳御舟近昌國縣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於舟中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捍

賊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揭榜通衢
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擄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
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己
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至温台以避之庚子御舟發昌國
縣先是虜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
幟以捍賊把隘官陳彥助之虜既不知地勢又不測兵之
多寡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上得登舟航海辛丑御
舟艤白峯寺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金人遣兵追
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党用
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
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

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

寶慶志

四年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己巳御舟次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虜乘之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襲殺傷大當敵奔北墮田間或墮水俊急令收兵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元顏宗弼丙午御舟次章安鎮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兀朮引眾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將其眾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有士人率眾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曰予數克敵若等無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散

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
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
金人益兵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
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西門是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
散而出城遂陷金人引兵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
鄭億年避於山間爲所執甲子御舟次溫舟港口丙寅移
次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
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崎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
樞密院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虜乃去上引舟
而南與虜人纔隔一日辛未汪藻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
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悵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

而御之未得其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瓚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掠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捐明州一域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爲之也二月乙亥車駕幸温州江心寺駐蹕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金人旣破明州遣人聽命於元顏宗弼且云搜海檢山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金人遂焚其城惟東南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

南越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與敵遇
由是徧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迹所不到者皆被搜剔
殺掠不可勝數既去以修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
張大任同知明州事安義本越州剡縣人大觀三年冒明
州貫登第以贓敗金人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居姓名以
告故金人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慈谿縣
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金人十餘在
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并誅之丙戌劉洪道自台州
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夜集數千
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勸洪道流其毆
人之卒眾乃定洪道復入城劇民家窖藏之物得四萬緡

以獻州人怨之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庚寅車駕幸温州
辛未御舟次定海縣縣爲金人所焚上惻然曰朕爲民父
母不能保民使之如此四月知明州劉洪道罷貶秩二等
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以降授宣教郎直祕閣向子
恣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車駕
駐蹕越州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居民爲寇所焚者五
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遣一官初
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鼂汝
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上曰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
惡自明故有是命

寶慶志

紹興二年置沿海制置司先後增水軍四千人有統制統

鎮正副將准備將十員訓練官二十員駐定海

象山志

清熙十年七月准兩州轉運司狀明州定海縣清泉鄉民貧稅重蠲免下戶絹一百六匹

甯宗開禧元年勅置龍頭場

二年改穿山場爲正場初乾道中立爲清泉子場分泰邱

海晏兩鄉隸焉

以上寶慶志

嘉定二年象山設東門寨置寨官一員於定海十四年以

寨兵撥奏罷

象山志

理宗淳祐六年三月樞密院行下條目一禁兵船出洋虛批巡歷一令沿海列寨犄角勦寇一修沿海三十寨戰艦一修沿海土軍寨屋從制帥集撰顏頤仲請也

寶慶志

是年冬制帥集撰顏頤仲以鄞縣桃花渡定海江南渡爲
往來商旅之害申朝省撥府帑代輸常平司免拘渡錢以
便民仍籍定海民船輪載人收二錢

寶慶志

尚書省劄子 本府管屬有桃花渡在鄞縣之東有定
海渡在本縣之南其水交匯其途四達近通大邑遠出
大洋是以商旅往來之衝農牧出入之地轎馬羅擔朝
夕不絕每一歲兩渡共拘錢一千四百八十七貫有奇
錢會中半十數年來府第買撲歸私置場設肆於收錢
外凡所以爲征取計者殆將百出又有一等兇悍不逞
無藉之人人爲篙工梢手相助爲虐則毀辱衣巾損壞
器物或加捶縛不幸而驚覆則又有性命之虞其爲民
害甚矣復與裹商外賈漁戶販夫衷私掩蔽其爲般
銅錢隱漏稅貨之事而官又被其害矣願仲到任之初
首問河岸與官渡均爲四明之害竊計所管課額散在
他司用度所闕未易除罷乃搏節淨費先措置錢五百
餘貫代納砂岸租錢而一害先去固嘗具申得蒙從請
再辦此一千四百餘貫錢會欲代輸兩渡常平窠名未
勉行間忽據白劄子陳述謂此渡之爲民害者四爲官
害者二載詳其言不可一朝居者豈容坐視而不與之

區處遂令財賦司供其所管錢數牒通判東廳免拘此
兩渡錢每月仍於本府照數撥填庶幾二害盡去而海
邦之民永拜
無窮之惠

端宗德祐二年張世傑兵次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下彪

說世傑降世傑大怒斷虜舌裂之於巾子山

綱鑑

元順帝元統間副使僉都元帥府事黃頭王獻閱武招寶

山下中勳邊防式遏寇衝

至正志況
述題名記

至正八年方國珍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聚眾數千劫運

艘梗海道行省參政朵兒只班討之兵敗爲所執脅使請

於朝授定海尉尋叛

明史
本傳

明太祖洪武初方國珍遁入海島沿海繹騷數年湯和率

師討之國珍雖歸順海外尙未甯謐留湯和建衛戍守遂

拓縣城設衛制以指揮使暨同知僉事經歷主衛事官皆

世襲軍亦子孫充補

建鎮考略

十七年武毅將軍龍驤衛副千戶萬鍾奉命捕倭調守定

海

嘉靖府志

成祖永樂二年倭船十八艘寇穿山所百戶馬興被殺

經略纂要

三十二年十一月建文帝至甯波抵定海渡蓮花洋

明史紀事

本末

英宗正統四年四月倭奴大寇浙東入大嵩焚劫一空朝

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埃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

上寇盜稍息

憲宗成化二年四月倭忽至甯波知我有備矯請進貢守
臣爲請於朝且欲遣至京楊守陳貽書主客力言其不可
許

五年五月定海衛千戶王鎧言倭夷奸譎時掠海邊見官
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
毒近見使臣清啟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
乞賜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
使清啟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言誠當宜移文
備倭巡海等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墩以防其奸

以上明

典彙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倭寇突入定海關奪船捕盜王

端士敵卻之四月寇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六月陷霽衢

城

雍正府志

三十二年閏三月海寇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浙東西同時告警初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及嚴通番之禁倭喪其貲不得返而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以內地不得悉逸海島爲主謀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故倭患日劇

明史日本傳

三十三年三月倭由三港歷海直走定海之王家團

雍正府志

三十四年四月倭由甬東走定海崇邱鄉

雍正府志

三十五年特設總兵官一員召募左右中前後五營兵內

需所管軍外轄南洋游擊軍

建鎮考略

三十五年二月倭賊二千六百船二十三艘登劫鳴鶴場復有賊一枝犯臨山三江越數日兩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入慈谿縣城尋由丈亭將犯郡城參將盧鏜擊之退屯海口已據定海之邱家洋賊甚窘我兵不戒遂夜潰圍是時倭賊所過焚劫一空五邑之民無不被其毒者明二百餘年中惟此時受害最烈

雍正府志

是年參將盧鏜知縣宋繼祖生員李良民武生婁楠等會兵攻倭賊於舟山謝浦賊移屯邵畧時適汪直詐遣汪澈直義子汪汝賢直從子葉宗滿等抵關効力胡宗憲卽遣汪澈等同盧鏜等勦邵畧賊殲焉宗憲重加犒賞激笑曰此何足賞若我父來當取金印如斗大耳宗憲與謀取徐海以

觀其意激曰此非吾所能辦吾父來乃可遂留夏正童華
邵岳父汪汝賢於軍門而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歸粵
蓋知海勢猖獗欲速直來以舉大事耳初徐海由乍浦口
入寇蘇松嘉湖官兵不能禦宗憲以計誘降俾自擒陳東
麻葉等翦其羽翼遣其親愛勇將辛五郎歸粵招直八月
舟過金塘宗憲計令盧鏗餞而盡殺之恐海乞降之信洩
於直也九月賊復據舟山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擊之俘
斬百五十級退巢於謝浦之吳家山十二月張四維以麻
陽兵當除夕夜襲破之斬殺無遺

三十六年四月賊舟漂至沈家門俞總兵誘降五十三人
尋斬之汪直自與汪激葉宗滿謝和等醜酒誓師謂眾曰

俞大猷吾曾破之於烈港須謹防之盧鏜曾與兒激同事
月餘易與也十一月直統諸島倭泊舟山岑港稱降時副
總兵盧鏜等守中二所城外倭刃森列鏜慮變堅壁以待
不肯啟鑰把總劉朝恩曰戰旣不能必勝而又使之疑我
是激禍矣事迫不如以禮諭之以誠招之有禍吾自當不
相累也鏜從之朝恩馳至直所直見伏迎道左朝恩反覆
開諭直曰公乃督府親信輕身辱臨推誠相與直小人也
敢不惟命遂單騎入城見盧鏜遣激宗滿入關見宗憲然
直惟日礪兵刃伐木石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繫於金華獄中求
官封相持者已五旬矣宗憲密調戚繼光張四維俞大猷
盧鏜等督諸健將埋伏水陸要害數匝開關揚帆示欲進

兵而復遣指揮夏正諭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乎帶甲陳兵而請降其誰信之汝有大兵於此卽往軍門敢留汝耶況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如死降徐海前車可鑒也降且萬有一生焉直怫然不悅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於鴻門當生者不死胡公誘我其奈我何特部兵無統得激攝之可耳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得人心爲難制諸將共曰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遣波往直乃入關詣軍門初猶以禮過之偕葉宗滿汪汝賢送至杭州執付之獄

三十七年二月汪澈奔出外洋爲颶風所覆毛烈據烈港爲直報仇宗憲率師攻之命把總任錦指揮甘遠等進泊

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涇張天傑等泊江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鳥八槳串網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刺土兵由中路小河嶺人指揮楊伯喬唐蓋土官張某領鎮溪麻寮兵由右路碇齒入參將戚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楊永昌盧琦鮑尙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參政王詢劉燕副使陳元珂建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巢時都指揮戴沖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馳令能獲全捷俱准首功禁取級以妨前進我兵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忽礮聲大振復擁眾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稍卻前鋒回擊橫衝賊乃斂營固守宗憲以夷僧德陽稱貢而來賊脅爲聲援可計而離也乃

潛縱之令成器遣謀持信票數百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日孤爲守益堅宗憲又檄諸將曰賊所以負固死鬪者蓋春汛已及計有新倭可爲應援若哨擊稍疎必流突與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爲哨探之計無何果有倭船泊普陀小術頭參將張四維推官查光述等督兵且戰且逐至烏沙懸山總制策此賊與岑港之寇相距不遠陸路必由碇齒水路必由嚮礁門乃檄諸將以待已而賊果由三處奔沈家門與岑港合縱宗憲親蒞定海分遣將領各與汛地福船由岑港南口廣船由北口宣撫田世爵都指揮何本源等兵由馬巽至漲齒由寺嶺至三官堂由小嶺至聚水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監督又遣奇兵由

天童徑搗賊船乃進巢半里許列一老營以參政劉燾居中調度參政胡堯臣防守所城督發糧餉剋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火器頗多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宗憲復檄諸將從中過壘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火藥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持刀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眾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算四各奔巢我兵躡之砍柵直入斬馘百餘級復奔柯梅領我兵追之火其巢廠賊勢窘甚遁出浦口四維與指揮朱尙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潛伏山下而以小艇嘗之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沈四舟擒其渠魁汪印山陳

禮等斬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汪直之黨至是始盡汪

直伏誅

以上乾隆志

神宗萬曆四年倭犯定海

明史日本傳

熹宗天啟元年援遼兵闕迫脅官府肆掠居民知縣顧宗

孟撫之始戢

唐令志棄

國朝

世祖順治三年甯紹歸順貝勒王在杭命總兵王之綱安

撫獨舟山一隅海外梗化其時張肯堂等擁魯王盤踞於

此屢招不降

靖寇安亂始末

八年命固山金汝礪劉清源總督陳策提鎮田雄張傑統

八旗滿漢兵合台溫水師於八月二十三日出關過蛟門

忽大霧四塞官兵突過兩不相視阮駿拒之橫水洋因昏
黑俱溜下風敵不及發急投火毬官軍上流駿船火返自
燒遂赴水死我師抵舟山招撫降者免屠戮魯王駕小舟
遁入海島去九月初三日破城張肯堂合家自縊於池亭
死其餘死者不可勝記舟山既平令旗帥高哈喇鎮其地

唐令

志彙

十三年九月甯海大將軍伊爾德親趨定海縣敗賊於橫

水洋口斬賊渠陳六御阮思遂取舟山

東華錄

十六年五月水師總兵常進功報初一日逆賊鄭成功突
犯關口本職親督官兵堵勦賊舍舟登岸扎營江之南我
兵奮力攻擊不分勝負初二日辰時賊紛紛赴水來砍滾

江龍我兵用烏鎗擊殺數人賊少退午時賊分三枝圍住礮臺防守把總張大鯨亦督臺內礮兵抵禦勢孤不敵賊擊壞礮臺營門齊擁而上卽用巨礮攻打定城乞速發救兵應援等情 又報初二日午時防守招寶山守備苟天麒報賊船一艇往北將由後海登犯本職調內標將官劉永勝等領馬兵前赴堵禦又恐其由解浦登犯更發內標守備楊得勝等領馬步兵迅往協勦至未時賊果於兩處登岸勝等齊用烏鎗火箭擊殺賊眾二百餘名餘賊多赴水死活擒三名解大營正法訖但賊船塞海其登岸賊眾徧地屯扎水陸夾攻定城四面受敵乞速發大兵星馳應援等情 又報初三日午時大鯨賊船揚帆直趨關口

用三板小舟上岸本職親督官兵於演武場與賊格鬪又
慮南岸賊眾竄江截斷甯定要路一面飛報提督速發馬
兵由江北赴定接應等情 又報初四日巳時大踪賊船
從金塘洋蜂擁入關南岸賊眾轟礮合攻本職親督副參
游都守各官率同馬步兵丁沿江勦滅自己至申擊壞賊
船殺死賊眾無算活擒三名但小港招寶山沿江一帶約
計逆船七八千號南岸之賊馬步十數萬彼眾我寡勢在
危急且據擒獲馬信口供有先取寶山後取定海之語乞
速發大兵救援等情 又報初五日提督調發副將鄧汝
功帶領馬兵一百於清水浦駐扎遙爲聲援至初七日薄
暮提督差官密約本職視南岸兵到卽帶兵渡江水陸並

攻等語初八日卯時據馬撥報稱夏梅勒章京艾固凶犬
甲喇牛錄等田提督統領中軍參將宿近徽等各帶滿漢
官兵將抵江南本職諭令守城參將孫廷相嚴協都司董
應元杭協千總丁應禮山西把總劉一光陸中營把總張
友功張進孝城上督礮城守營千總陳國明定海縣知縣
朱承命固守城池中營守備苟天麒金協千總盧興元陸
中營千總王孝思防護招寶山河南千總白進孝把總呂
良圖本標千總屈大壽李承吉把總張顯貞楊龍各固汛
守遇賊堵截一面飛調副將鄧汝功一面親率中軍屈大
法內標將官劉永勝守備楊得勝等統領馬步官兵船隻
飛渡南岸賊迎頭接戰我兵奮勇衝開賊營砍壞木城乘

勢奪還礮臺隨與梅勒提督合營併力擊勦賊越山潰奔
我兵追擊賊於小港先搭浮橋六座濟者過半斷其橋落
水死者無數賊眾由青嶼下船我兵不能飛渡隨各收兵
回汛本職復領兵沿江洗勦遣逆將賊營雲梯九百餘張
及大小賊船二十餘隻俱經燒燬訖 又報六月初九日
午時招寶山瞭見賊船百餘號往後海游奕初十日辰時
守備苟天麒報龍山後海有賊船往北礮聲不絕卽檄調
山東副將談振德山西參將王光前督兵堵截并移提督
發兵接應等情 又報十二日據防守霽衢把總何維卿
報稱梅山港青龍港一帶俱有賊船停泊本職會同梅勒
提督撥發木標中軍屈大法守備苟天麒千總王學思等

協力防勦據中軍屈大法報十三日巳時有賊船百餘隻
自梅山港移至康頭上王等處停泊卽令官兵迅往有賊
三百餘人上岸接戰我兵砍賊六十餘名落水渰死不計
活擒鄭順等五名 又報十四日寅時賊船五十餘隻移
泊崑亭本職卽帶城守中軍苟天麒本營守備王天祿千
總王學思等至崑亭接戰砍賊三十餘人隨分馬兵一枝
從山後截出前後以殺賊潰奔落水無算官兵追至海口
又砍賊一百餘名活擒賊領班官陳池等十五人

趙總制
奏葉參

塘報

十七年都統明安達里督舟師次第搜勦多擒獲歸順

十八年徙泰邱海晏沿海居民於內地復令近塗之民插

木爲界禁出樁外探捕犯者以通寇論復嚴寸板下海之
令絕其接濟除內港戰船防守關口外餘江內俱用竹篾
又於小衛頭造鐵纜滾江龍江面攔截江南上岸建築礮
臺小城營屋瞭望守禦

聖祖康熙五年命巡視大人駐劄定海巡閱南北兩界瞰
其偷越

八年餘黨悉盡海外蕩平准沿海居民撤樁展界復業

十三年提督賽白里題拆南岸礮臺

以上靖寇
安疆始末

十七年鄭成功子經亂閩總督姚啟聖命將出遏之總兵

林賢敗其水軍於定海

鮑崎亭
內集

二十三年定海關總兵三營官兵駐劄舟山以城守參將

營戍守定海關口

靖寇安
疆始末

宣宗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吉利陷定海城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會同提督祝廷彪至鎮海防堵奉

上諭烏爾恭額封疆大臣遇英人滋事毫無准備着卽革職補授劉韻珂爲浙江巡撫特調福建提督余步雲沿海而來駐扎澹口扼隘以守一日有英人乘小舟登招寶後山外委孫世楷等奮力抵禦始下舟返竄七月

欽差大臣伊里布奉

命赴浙進勦抵鎮海按兵不動數月接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來文業與英人義律議明粵東通商香港開貨將所獲洋俘三十餘人送還隨即繳還定海等語乃

飭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等領官兵三千迅往收復
城池一面以英人求和轉摺馳奏

二十一年正月奉

上諭伊里布無能誤事不遵朕旨交部嚴加議處特簡兩
江總督裕謙爲

欽差大臣二月抵鎮視事已知洋船南去親詣定海妥辦
善後事宜旋以定海一海中島以大帥居孤懸之地非計
也鎮海南接象山石浦西接慈谿餘姚於此固守則外可
扼定海之吭內可保障全浙因奏明回駐復咨巡撫劉韻
珂赴鎮與提督余步雲會籌要害以招寶金雞兩山爲海
濱雄鎮於其上密排礮位其下則用巨舟載石鑿沈以塞

江口水面鐵索攔之稍進橫比小舟用備火攻縣城及威遠城背負大洋北塚皆積沙內護雉堞周遭排列十字木架以資捍禦其時調各路官兵不下二萬分守四郊守將於霏衢汛誘獲英人威琳士得解大營卽委總兵官傑之轅門外故慘其死以寒敵膽四月四品銜林則徐來參軍務鄉人無智愚爭一識面爲快日乘竹兜渡大浹登高陟險指畫守禦之方未幾謫戍去所謀畫不盡用八月十三日洋船突犯定之竹山門總兵葛雲飛用巨礮擊壞大桅乃返十四日復攻竹山門十五日登大奎山十七日大隊進攻定海城葛雲飛親自開礮鄭國鴻王錫朋用擡礮轟擊英人三路進攻我兵受困三總兵陣亡城遂陷裕謙據

寶馳奏卽請前調之江西兵星夜赴浙度其勢不及乃廣募水勇團練鄉民倉皇措置之中有定海義民徐福兄弟負葛鄭兩總兵殘屍來營裕謙爲盛服以殮之哭而致祭觀者墮淚而英人輪船已駛近虎蹲山停泊踰夜眾船麤集礮聲雷動直趨關口我兵亦開礮抵禦英人於乾口門竺山等處分隊登岸渡義成橋繞過金雞山後山上之兵腹背受攻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把總金噩格鬪而死招寶山火藥自焚衢州鎮標游擊林亮光投海死英人絡繹上城裕謙躍入泮池兵丁負之出至餘姚仰藥死提督余步雲江甯副將豐紳泰甯紹台道鹿澤長鎮海縣知縣葉棗及糧臺各委員俱遁獨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此二十六

日事也閱四日洋船進逼郡城城陷巡撫劉韻珂馳奏更撥兵勇八百名至餘姚抵禦洋人據有三城南侵奉化西犯慈谿如入無人之境惟大寶山一戰我兵奮勇與定海等金華協副將朱貴與其子武童昭身受重傷而歿同時陣亡兵丁二百餘名英人亦殺傷無算哀屍三舟往定海埋葬九月奉

上諭授弈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爲參贊大臣二十日到省先後進次曹江參贊文蔚至慈谿之長溪嶺駐扎半載郡縣未復凶燄益橫居民無安枕之日矣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攻郡城不克河南鄉勇同日攻鎮海城英人出鬪望風卻走三

月宵波鎮海兵船陸續退出劉巡撫探聞其實卽飭前甯
紹台道鹿澤長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石浦同知舒恭壽鄞
縣知縣王鼎勳鎮海縣知縣葉埜急來撫卹難民嗣後
欽差大臣耆英與英國伊爾蘭等議成和約
皇上俯允其請爲億萬生靈計也自此西洋事平民心始
定前此蓋職之臣皆從重優卹

欽差大臣靖節裕公

詔於鎮海建立專祠邑人卜地招寶山麓廟貌一新凡陣
亡弁兵耐祀焉

文宗咸豐十一年十月粵寇盤踞慈谿城鎮邑戒嚴參將
李昌元知縣吳寶仁乏守禦之策居民半避於鄉處危城

者疑言駭耳愕眙相望十一月六日譁傳曰賊至矣文武官弁棄城而走賊眾大張旗幟由西海塘直入向辰門燒燬民房喊聲震起視其眾無一長髮賊賊首則靈緒鄉范某也城既陷有閩人聚居南薰門外陰圖焚劫臨江市屋數千間一掃而盡范賊令其眾捉閩人閉於室焚而殲之因取燼餘木石築爲外垣及郡城陷乃招賊渠何文慶至勢益克橫義民余志鵬痛罵死之賊率眾據城分占富民大宅謂之打館子其僞爵有志天義志天燕保國丞相等名爲賊之官長帽覆額折其半垂腦後紅巾繫項錦繡束肚腳靴而手刃爲賊之裝不鬼不人見之慄慄鄉人無知各以牛羊雞豚獻賊笑受而遣之戒眾無擾遂有附賊能

文者揭榜通衢禁薙髮犯之殺無赦卽令南北六鄉立局
局有鄉人充爲軍帥師帥旅帥名曰鄉官責富民月會錢
米供局轉輸入城城內無薪坼文武衙署以爨賊眾果腹
日持刀斫柱爲戲有無賴之徒大言賊來搜鄉民盡膽裂
或穴地以藏或竄巖穴以避踉蹌往返其始猶爲訛言誤
也未十日賊果渡江而南三五結隊入戶搜索謂之打先
鋒又踰十日而小港之禍作賊至小港奸一村民婦賊目
梟其首以示藉安民心奸者私黨奔赴何文慶以擅殺告
何賊大怒欲舉兵勦其村村人偵知議糾眾白帽爲號俟
其來奮力擊之然彼眾我寡勢固不敵聞賊兵且至村人
宋商山素有膽力挺身要於途求免賊殺之驟抵其村所

見卽殺死者四十九人舉火沿燒數百間烈燄蔽天哭聲
動地鄉民被害此爲最酷時賊篋方熾城居不足則散於
鄉塔峙城灣二魯家多蓄馬賊來索馬誣一匹爲三五匹
無以應嚇令折錢稍不滿於欲必索馬遂傾其家他鄉勒
索類是人慮禍及猝不及防以故城民避鄉鄉民又避遠
鄉且寄居者眾食物翔貴石米價七千藏粟家又留以供
局不敢糴臘底大雪五日民益困甚先是有王某者靈巖
土豪也欲效范賊所爲聚眾數百人入郡城從賊私計獻
地得功乃引賊由海道入六橫大榭等處飽其劫奪繼復
襲金塘山舟薄岸登者未半鄉人持梃死鬪賊退走適大
風濤急遽不得下舟鄉人乘勢蹙之多赴水死閱月又舉

大兵攻舟山官民登陴堅守弩石雨下鄉人四合內外夾擊賊驚潰散奔死者無算而賊鋒爲之再挫以是知賊固無能爲也拔貢謝輔濂舉人楊鴻鼎武生周元臣勦議勦賊復得林中岳周載述等合靈巖海晏泰邱三鄉斂錢六千貫載往舟山詣官助軍用且言賊易擒狀願同夾攻提督陳章巡道張景渠允其請飭游擊布興有調精悍之兵整備戰船來有日矣賊亦稍稽知之驕不爲備四月八日遍野殺賊之聲同時而起賊傾城而出裸身接戰望見隔江無不白帽者返身閉城以守而官軍亦至巨礮衝入賊知不能敵夜啟西門焚附郭廬舍而遁由是民歸接踵越五日官兵鄉團水陸並進又得洋兵爲助郡城克復而民

歸益眾忽一夜二更許眾譁賊復來急爲合眾奮勇登城
誓共死守長竿籠燈以千計一月無虛夕民力益疲復去
而避於鄉願無善地可擇但聚語曰賊果復來吾屬無噍
類矣後稔知賊因返至楊范焚范某之屋鄉人格鬪復退
走紹興未幾紹城之賊平未幾兩浙之賊盡平兩浙平定
實鎮邑白帽爲之先聲而鎮邑白帽則小港爲之先兆也
自粵寇首亂蔓延半天下寇氛所至驅數百萬生靈慘罹
酷劫惟甯郡受禍獨淺此又不幸中之幸已

以上
新增

二 祥異

宋祥符五年有芝草生於瑞巖青松峯之下守臣康孝其

奏奉敕獎諭

寶慶
志

案瑞巖寺碑記書祥符七年

淳熙四年九月瀕海大風海濤漂沒民田

五年大水秋颶風駕海潮害稼

九年旱大饑種稔殆盡

十四年七月旱

紹熙五年大饑人取草木食之

嘉定十四年旱蝨賊爲害

以上嘉靖志

紹定元年夏泮池蓮出雙萼

延祐志

淳祐二年夏六月縣產粟一莖雙穗者三四穗者一時添

倅趙體要沿檄至縣得之以遺郡守陳壇邦人皆以爲豐

年之瑞守圖其狀揭之郡齋以驗邦人之言

延祐志

元泰定元年二月饑

至順元年七月大水

至正四年海嘯

六年旱

以上嘉靖志

明永樂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夜虎踰東北一隅崩於海簡要

十七年甯波五縣疫

明史五行志

宣德元年孝子俞敏德年一百五歲

乾隆志

十年大有年

嘉靖志

正統九年冬甯波瘟疫大作

明史五行志

十年甯波久旱民遭疾疫遣禮部王英祀南鎮以禳災

從信

錄

宏治十六年東管鄉民王伯稱年百三歲

王氏家乘

十七年大饑朝廷遣都御史王璟賫內帑銀賑之

正德三年六月至十二月不雨禾黍無收民採蕨聊生不給至鬻男女以食冬大雪河冰不解草木萎死民斃凍餓者甚眾

六年海溢漂溺民居

九年正月民間訛言妖青至每夜人各持兵器震響竹以備之

嘉靖二十四年大荒穀價騰踊每銀一錢易穀一斗道殣相望

二十七年霜降日天雨麓色蒼白以手撲之如灰飛散

三十年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遭倭寇剽殺甚眾

三十四年四月崇邱鄉之陳山忽有老人告人云山有仙桃食之可避難卽擇木上果折與之其色紅黃似桃非桃又類林禽其實似棉絮不可食且無核僅有一小竅容一小紅蟲長半寸許厥明人視山之樺木纍纍皆然是月倭寇登自前倉白沙灣直抵陳山焚劫崇邱殆盡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倭寇四起大掠濱海地

二十五年二月靈緒鄉民家小兒方七歲母令其至外家
道逢老人謂曰兒往嫗家當殺黑母雞食汝汝當遺我雞
肘兒至果驗乃笑嫗問其故具以老人語告嫗怪之因與
雞對語老人老人迎曰與我與我手持一梯令兒升望曰
兒何見兒曰麥熟矣且駭曰何麥田中帶血人頭若是多
也老人令兒閉目須臾再視兒曰稻熟矣何稻田中多人
頭耶老人曰第下言訖忽不見兒歸告其母聞者怪之至
四月倭艘自南直隸航海寇慈定界七月初倭又數千復
殺掠靈緒鄉攻破慈谿縣治一歲兩遭倭變適當麥稻之
期死者甚眾

三十六年獲白鹿於山中形色殊異時總督軍門胡宗憲

方提兵茲土有司以告宗憲表獻之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

徐涓代胡宗憲初進白牡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

又五百歲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

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達必有明聖

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而後斯行

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勿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

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上

塵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恨增輝妙體博冰天當

瑞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

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算茲醜虜尚

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

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

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長迎萬歲之游

徐涓代再進白鹿表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

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概述一代嘉祥之驗然黃帝起而

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逾一時於廷遂光古之冊豈

有開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

之崇林或自神棲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

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而事神

日

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臨宮
甫增壯觀遂現素塵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
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分出於人力則偶合安
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幡然攸伏銀聯白
馬之輝及此有球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
臣亦再逢其榮非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厓不聞是用薦
登禁令並昭上瑞雙行挾輦時仙人冰
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四十年六月三日天晴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
映日以手撲之隨滅白午至申而止二十四日暮天西北
隕物如升子上銳下大其色黃白下有紫赤色挾持之瞬
息大如斗精光四射將至地光影起伏者再蓋類占書所
謂天狗但墮地不聞有聲耳

以上嘉靖志

隆慶三年秋淫雨颶風大作海嘯潮水湧溢由女牆灌入
城中居民惶懼總鎮劉顯知縣馬有錐躡芒履向水稽顙

潮始退時浙東郡縣俱災圯廬沈稼朝議遣官祭告海神

巡撫都御史親至定海致祭有御祭碑在候濤山上唐令志彙

萬曆元年六月宵波府海湧數丈沒戰船廬舍人畜不計

其數

明史五行志

三年六月戊辰杭嘉甯紹大風海溢掠人畜廬舍明史神宗紀

十六年大饑流離瘟疫盛行雍正府志民有以子女易一餐者

有懷百金田券不得售而死者李鄞志

十七年六月海湧波府屬縣廨宇多圯碎官民船及戰

舸壓溺人明史五行志

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東北風大作大雨如注海潮溢入城

唐令志彙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定海縣鎮遠門樓被雷火焚燒

內藏軍器

續文獻通考

二十六年浙江水災定海被災九分准免糧六分

續文獻通考

二十九年定海關外忽有大螺放光如月是年定海總兵夢海神求援次日午刻關上忽水湧五尺因命兵卒鳴鑼擊鼓百弩齊發踰時始平說者謂龍奪蚌珠得救而退云

邱府

志

三十九年六月大水十月朔夜半彗星見東南方長三四

丈其色白日出漸沒旬餘乃止

雍正府志

四十六年秋有白氣見於東方狀似劍脊長竟天彌月乃

隱

毛令志

真手系示

卷之三 雜識

三

四十八年虎入清川門官兵逐之斃於劉千戶家次日有

亂兵之變

王令志彙

天啟元年詔言中使四日選淑女徵嫠婦護送民草率婚配有嫠居數十年之婦一旦再醮者肩輿雇盡以椅代諸

物騰貴久不能平

鄭志

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時地震

雍正府志

崇禎元年七月大風雨城中水溢摧毀民居房屋文廟正

殿圯

王令志彙

有彗星芒長丈許每夜半則見

雍正府志

六年六月颶風雨如注旬日民廬倒坍外洋航海戰船漂沒破壞八九巡兵沈溺不計其數自元年以來無歲不遭

颶風之變是歲尤烈咸云孽龍爲祟

王令志彙

七年旱饑民取南鄉山白泥以食競傳曰觀音粉唐令志彙

十一年七月地震有聲王令志彙

十二年有大魚自定海入鄞江翅如風帆水爲起立雍正府志

至蕙江之元貞橋復出海明年鄞葛世振中榜眼陳志彙

十三年大旱地出觀音粉民取食焉多病腹脹

十四年十月朔日食旣晝晦見星鳥雀盡返於林移時乃

復

十五年大旱饑

十六年旱饑如故以上雍正府志

國朝順治三年大旱自四月不雨至七月五月二十九日

太白晝見七月有星自北而南不計其數唐令志彙

四年大饑

林大克傳

八年日下有星晝見歲大饑斗米五百文七月二十五日

有大星隕東南光燭暗室

唐令志彙

十一年大旱河底龜坼冬嚴寒江水亦冰

雍正府志

十五年三月大雨雹

雍正府志

十六年大旱日有大暈圍廣畝計

雍正府志

二月朔日將沈有

白氣一道化爲流星自南而東墜長竟天占爲兵五月海

寇入犯江南各鄉百姓奔竄罹害甚烈

十八年大旱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康熙元年大旱

二年旱

三年彗星夜見

四年七月淫雨颶風大作孺星門戟門鄉賢名宦祠皆圯

正殿棟橈

王令志彙

九年五月十六日五色彩雲見是冬雨雪自十二月十三

日至二十七日少霽

唐令志彙

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雪中震雷閃電是夏大旱

唐令志彙

十一年江南民家牛生犢歧頭

王令志彙

十三年正月朔辰時有見日三四相並如鬪狀後乃紛墮

唐令志彙

十八年起數載中江南虎災白晝噬人幾無虛日

唐令志彙

十九年冬十一月長星見自西南橫亘東北形如匹練自

昏至夜半月餘乃沒

雍正府志

二十年學宮有祟常於空中以瓦石擲教諭署中秋颶風

壞城樓

唐令志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

唐令志

二十六年大旱

唐令志

二十八年西管鄉產麒麟是年春

聖祖巡幸杭州告祀禹陵還夏由府申報

乾隆志案浙江通志作二十

九年

二十九年春北鄉民家牛生犢龍首紅唇遍身肉麟

浙江通志

九月大雨連旬平地水深五尺漂沒田禾傾壞民居

三十年海潮湧入

三十二年旱歲祲時閩台温米舟前後接至價始平

三十三年大有年

三十五年大旱自去秋不雨至是年五月始雨早禾俱萎

晚禾薄收

三十七年大有年東管鄉民房竈年百歲縣令唐鴻舉旌

表其門

以上唐令志彙

謝緒彥詩 城西十里大江旁遠樹輕籠瑞色芒下有
房老年百歲一朝世業在耕桑辛苦幾經飽寒暑機巧
不復留胸中前朝六十年間事說與時人賴此翁我隨
諸父詢眠食老人面凍多黎色自言稼穡樂天年作息
惟知歌帝力噫嘻人瑞王國楨沐浴大造皆
堯民但願東南息仔柚戶多黃髮遂羣生

四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午時五彩雲見光華燦然或云

卿雲之瑞

乾隆志

鎮海縣志

卷三十七

雜識

三

四十一年二月初昏時有一黑星在西南方星下白氣直

冲數丈至西

乾隆志

四十五年虎入城

小江集

四十七年十月初五日虎入城東門

甬上續者舊集

萬承勳詩 康熙戊子十月五鎮梅東門夜入虎夜入君何怒不過忘機野鹿迷途馬彼有何辜而使之無所水火盜賊疫癘凶荒天之所爲人自取之一虎豈能災殺之又安補君不見盛時苑囿麋麟游麟何樂虎何苦西狩獲麟而可以爲不祥則虎之來也不可以爲殃

五十四年正月十四夜地震銅瓦等器俱傾倒作聲

唐令志彙

五十九年庠生任廷倣壽百歲重游泮水邑令田長文給

完名人瑞額

宋計冊

六十年三月望後雨雹小者如碗大者如盈

浙江通志

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鎮海城守營兵丁盧大有妻虞

氏一產三男

浙江通志

雍正元年旱禾麥盡槁民不聊生有剝取榆皮及採水仙
蕨草鬼綠紅刺等根以爲食者道殣相望通邑皆然

乾隆志

浙閩總督滿保運米至甯波兵民平糶

陳志

三年三月西管鄉二三十里內麥莖生蟲頭紅身黑狀如
蠶十日內麥葉食盡縣令胡隆禱於神蟲入後海而滅麥

仍熟

乾隆志

七月十八日大雨海水溢鄉民避水者棲於屋

脊或大木上見海上火光閃爍有龍橫身阻潮皆云是蛟

門老龍巡海使者上其事建廟於東門外

浙江通志

四年七鄉俱大有

五年五月淋雨彌月禾盡秀而不實歲饑詳請賑卹

六年正月十四夜有鳥飛蔽天如黑雲聲若雷來自西北向東南去老農皆云豐年之兆是年果禾麥豐收

七年孔浦民家牛生一犢遍體鱗紋色青黑頰下有髯頂皆細鱗見者以爲鱗是歲大有年

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酉刻地動有聲卯刻連震聲自西來出海而止

九年邑內豐稔石穀銀四錢是歲八月二十四日陳道才妻應氏一產三男

十年楊廷先妻艾氏年百歲

十一年十一月朔辰刻日食不盡如鉤

以上乾隆志

乾隆元年崇邱鄉民姚朝榮五世同堂子婦孫曾五十餘

人

宋訪冊

六年鄉民李茂禮妻陳氏年九十七歲五世同堂元孫親

見者三十九人

宋訪冊

七年八月十七日颶風湧潮壞塘

八年三月初三日大雪十一月彗星見西北方光芒四五

丈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海潮大作東北風衝決城塘盡圯民舍亦多漂損是夜人見北城上有神燈往來須臾風轉潮退咸謂廣濟林王捍禦之力

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颶風拔木廬舍多圯大成殿毀八

月鄉城杏花盛開

十六年大旱自閏五月至秋八月乃雨田禾被災者十之七奉

旨發帑賑濟減免秋糧

十七年禾大稔

以上乾隆志

四十八年五月地震

五十六年漁人獲獸名海虎

六十年城中李氏同胞兄弟四世榮年八十六世開年八十四世達年八十三世華年八十一時撫憲吉慶莅邑謁見賞以銀帛題商皓萼輝表之復爲題奏

敕賜壽寓耆英旌其廬

嘉慶五年正月大雪自十四日至十九日平地三尺餘

二十年崇邱鄉墓孝陳陳姓老人年百三歲

二十一年崇邱鄉民汪光遠妻一產三男

二十五年自五月不雨至七月朔日晚禾多枯泰邱鄉諸生傅元宰年七十是日齋沐禱於雁宕龍潭禱畢自投於潭越十五日大雨

道光元年八月桃李花開夏秋間霍亂盛行犯者上吐下瀉不逾時殞命城鄉死者數千人惟僧尼幼孩少犯秋冬霜盛漸差

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同善院火燬棺五百餘口夏多風禾稼歉收七月崇邱鄉民卓義渠妻沈氏一產三男

四年大有年夏秋間疾大作八月梅花開

以上陳志棄

六年彗星見長四五丈月餘始沒

八年人民王國定年百歲撫憲劉給昇平人瑞額

十一年饑設廠蠲賑民多疫死

十二年饑斗米五百文

十三年饑

十七年旱禾盡枯七月二十四日大風雨江河皆溢

十九年春大雪平地五尺夏太白晝見秋雨紅雨

二十一年大雪積五六尺

二十二年夏日食旣

二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大風雨水高一丈舟行橋上惟樓

居者始免災其牲畜溺死廬舍崩壞棺木漂流不計其數
二十四年崇三都職員李光裕之妻孫氏年九十一歲五
世同堂親見七代巡撫梁題旌

二十六年六月初旬羣傳妖青自西來城鄉民家備震器
響竹誦天蓬咒以辟之每於二鼓後聞空中有聯羣飛過
如鴉陣鑼聲徹夜不絕偶有施鎗擊墮則係紙人闔城不
安月餘始息是年六月十二夜地震有聲二十五日夜復
震

二十七年春旱自正月不雨至四月六月十三日寅初地
震有聲自東至西南冬十月初五夜地復震

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大雷雨十二日大風十四日大雨

雪

二十九年海晏鄉民胡于玉妻姜氏五世同堂旌如例

三十年八月中旬大雨甲戌水漲平地三尺

咸豐二年旱十月初六日夜地震

三年三月初八日連夜地震七月彗星見西方長丈餘光

芒上射日入時輒見

四年十一月初五日未時河水驟漲三四尺狀如沸湯二

十八日地震

五年七月霖雨十月辛丑日夜半地震

七年正月癸卯日夜半天明如晝山雉皆鳴少頃地氣洩

聲隆隆如鼓

八年三月望日後東南方有白氣長竟天七月十九日福泉山鳴

九年三月初八夜大雷電東管鄉菜田數十畝越宿皆枯夏有大星墜地散爲無數小星入於海

十一年七月地生黑毛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雪深五尺河膠不流至元年正月月中旬始通舟楫

同治元年七月十一日海晏鄉大水二十二夜東北有彗星流入海中光芒閃爍聲若雷鳴潮爲之沸八月二十一日大水壞民房田禾無數

二年秋疫七月十二日蛟出大水八月二十一日秦海兩鄉蛟出十餘處損壞廬舍田禾

三年夏旱六月初十日大風拔木海舟傾覆者無數秋冬旱五月不雨

五年四月庚子日地震

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地震二十三日巳時又震二十六日戌時復震

七年三月十九日未時雨雹閏四月十八日申時冰雹是年城民徐學海妻周氏年百歲旌如例

九年二月初十日文廟鴉豬獾三穴於大成殿地下以火熏之冒煙突出擊之斃

十年夏亢旱蟲食禾

十一年三月初三日酉時雨水雹夏大旱河枯舟楫不通

八月十九日辰時地震

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卯時地震秋大疫

光緒元年海晏鄉民曹來鼈年百二歲

崇邱鄉民林文郁妻唐氏年九十一歲五世同堂巡撫楊
題旌

二年三月紙人爲妖民心惶惶邑人迎元壇神出巡城內
外火器響氣之聲震耳神甫出而妖氛頓息

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午時大風拔木拽之走屋瓦皆飛六
月十六夜伏龍山見雪是月四境多蝗食草木稼無害十
二月大雪是年十月中旬起至十一月連月陰雨自十二
月朔日始至四年正月雨風冰雪相繼而至百日中開霽

者二十日而已

四年五月東管鄉禾生三穗十月桃李花開

五年三月十三夜地震夏大旱七鄉河皆龜拆禾盡枯

以采訪冊

三文獻

吳商浩塞上卽事詩篇末云分明更想殘宵夢故國依然

在甬東蛟川耆舊詩特採錄之以誌吾邑風雅之始

蛟川詩話

唐黃晟鄞縣人少伉勇望海鎮募擇軍校晟矮陋不宜應

募遂潛歸鄉里

延祐志

樂大司馬仁規大司寇仁厚昆季在光化間以立朝正直

取忌避朱溫亂棄官歸隱家藏待漏圖押以御璽不啻如

球圖之珍也張雙山懋延弱冠時猶及見之

蛟川詩話

宋政和七年郡人樓昇建議於明州置高麗司且請墾廣德湖爲田歲收租以足用改知明州俾經理之明年湖田成及高麗罷使歲起發上供自水軍駐劄定海江東兩寨

朝廷科撥專充糧米

寶慶志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朮入之卽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拍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帆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梳舞舷側窘懼卻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然嘆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返棹其日御舟將入館頭亦

遇於風不爾幾殆蓋天禘其魄而開中興云

程史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武表頌獻闕下者千數有旨付後省看詳取優長者十人以聞曹中奉粹中仲子忠賦篇第六觀者嘆服其二開府吳公瑀時方倅京邑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黃牒書孟姓名不能遽識明日語同事俱異之後忠自平陽來試吳得名而喜已而果同在選中比爲浙漕

更加禮焉

政壇集

袁燮云吏部侍郎吳秉信字潛夫有子諱鑑之卽燮之親友名适字君若之先考也潛夫篤於教子聞鄉先生箴判沈公銖之女淑而才聘以爲子婦及君若長可娶厥攷追述先志聘燮妹以爲婦燮家與沈氏寒素相若而君若之

祖考皆不以多貲爲貴直欲臭味不殊以德義相熏炙耳

黎齋集

袁方字城之燮之叔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師事鄉先生

浙東簽判沈公

黎齋集

張昶順字和卿鄞人父邦彥政和二年進士官左朝散郎

祖順知梅州從鄉先生沈銖遊

政魏集

端憲公家自高曾來未嘗析戶以雍睦聞生理屢空而居

之裕如至孝養之厚與富貴家等闔門數百指厚薄均適

無閒言里中言家法者推沈氏

黎齋集

沈端憲之父簽判銖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九

淵之傳而徵君炳師文安九齡蓋其兄弟分宗二派宋史

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尤陸
於呂成公祖謙忠公祖儉之官於鄞切磋甚篤故沈氏之
學實兼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鮑琦
亭集

沈端憲以道學傳世而其文不可見止有規友人詩爲學
未能識向背讀書萬卷終亡羊當時以道學傳者皆有詩
獨端憲甚少

蛟川
詩話

舒沂字仲與後更名衍四明佳士也親炙鄉先生沈楊二

公

梨齋
集

李鶴字雄飛汪伋字及甫皆奉化人故太學錄沈公嚴毅
不苟合二人勤勤請益以得親炙爲幸

梨齋
集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史忠定王浩歸老御賜

竹洲一曲卽所稱真隱觀也忠定最與沈端憲厚割宅以居之其弟徵君季文亦授徒於觀中時金華呂忠公爲四明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以船場木置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俟於岸上忠公紀以詩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兀兀坐曹如繫囚吏餘只有萬斛愁一生安坐無幾求今日栖遲如置郵脫帽露頂固狂流俯首折腰亦可羞逝將入海登之梁棄置人閒繞指柔蒼然暮色下羊

牛出處語默兩悠悠九原可起柳柳州燕坐相與未口遊

歸琦亭集

滕德粹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須於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理會官事文公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原不曾理會

朱子政訓

史忠惠王浩薦朱文公知南康軍文公到明州過謁留明州半月鄞鎮學宮明倫堂三字皆其親筆也時文公訪沈端憲於家問之數日講論理學蔬食菜羹相得懽甚及文公辭去端憲送至門見一雞在闕端憲似歎然曰此鄰家雞耳文公曰不說更高

耳談

朱子贈沈端憲公讚序夫我友者叔晦洵天地徒也生於

蛟關之右稟天之靈受地之精英姿敏達氣度端方安貧
高尚僅知養性存心踐迹聖賢默續淵源道脈壯而謨猷
經濟霖沛蒼生一言而風化攸關移風易俗一舉而民生
利益濟困扶危矩步登朝駭動天子之命問闡揚聖教心
悅大道之隆尊奉上克恭馭下克遜治己備四勿之箴治
人尊五美之教婉容事母正色事君深幸我友之道已高
矣德已修矣道德兼修可謂完人余嘗登拜就正勿能聆
德音之盈耳實獲我心夙歎儀型於兩地遐慕丰神敬修
牘讀再圖而盟以聞

乾隆
志

又祭文嗚呼叔晦今果死歟氣宇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
踰而情性端靜劬然蠶魚之生死於書家徒長卿之四壁

而清恐人知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扁牖以至性爲郭郭至於大篇短章鏗金夏玉鉤元闡幽海搜山扶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今皆已矣誰其似之嗚呼叔晦數月不面而寤寐神采炯然若初吾欲卽之而渺茫卽之而欲獻人或傳神仙荒唐之異吾欲從而追訪也可歟則願君爲太白之長庚蕭何之太昂於以照臨九土之空闕於以流潤八表之光輝不識我叔晦果肯爲之否歟嗚呼公本無歎我亦何悲所以號慟而未已者傷知己之不見而悼前賢之轉稀去夏聞訃匍匐以哭君之柩

而今年之春始克爲文以奠君之幃嗚呼叔晦果死已矣
君知我深勿咎我遲

曹說侍講粹中曾孫父爲山陽佐死難絕葷娶精易象數
論語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易說爲里人所竊今不

傳聞在松江儒家

清容集

馮湛字瑩中泰州成紀人乾道初除環衛宮殿司統領轉
忠訓郎歷樞密院定海水軍統制五年召對論制敵取勝
之法上壯之於是水軍始鍊御前以萬人三軍十將爲額
轉御前水軍統制公復言定海之屯止於備禦趨山東遼
遠請屯平江之許浦詔從其議以公爲御前水軍諸軍統

制系齋集

元吳萊字立夫好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有司馬子長
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州慙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磬陀
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目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
與之遊由是襟懷益疏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

浦陽人
物志

馮子振題素齋小集序云吾以至大辛亥之冬孟取道招
寶山望滄海茫茫晶碧空闊無際便欲從方蓬若士驅垂
天之雲而商羊下上其閒塵夢喚人復回首作鄮峯一宿

客馮海粟
翠蹟

戴良題永樂寺水竹居詩一上高樓恨有餘登臨事往竟
成虛已無關老履絢迹徒認匡公水竹居佩玉聲畱池盡
庭珉珩影動月來初從今便結東林社曉鉢高擎老衲如

原註先師柳待制嘗訪匡老於此卽柳貫也金華諸宿老
皆遊吾邑而永樂一小刹有先哲以表顯之亦幸矣哉又
橐中有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詩所云大
篆揭魏堂古句刻貞石是也

蛟川詩話

曹郡侯撰至正志脫漏舛誤不勝枚舉卽以文潔論澤山
行館明明榜爲歸來之廬而曹志歸隱寶幢之說何來也
豈文潔固轉徙無常耶沈端憲居住沈家山下嘗往來郡
中與甬上諸先賢研究性理之學而必曰自定海徙鄞豈
以墓在象坎山而疑之耶然則陳習菴

名墳鄞人墓在盤巖

定人矣

蛟川詩話

方國珍倡亂以亡元於明乍降乍貳而獨得受千步廊之

賞邀興王保護何耶詳攷之則國珍遺其子亞關入朝時
具言沿海險要當築城以備患浙東旣平遂遣湯信公如
其言而行是有功於民亦有功於吾鄉也

音餘土
可餘話

全祖望沿海城鏡歌 天台佃田戶倡亂十八載乍降
復乍或安思蹈窮海乃邁千步廊賞功不可解諒爲亞
關流防海有足宋信公雲臺魁來掃紫蛙壘流泉與夕
陽洞觀微眞宰聚米得山川捫臂會合于亥甬東山越軍
遂息海波累功成歸
明堂雅歌仍瀟灑

明單仲友鄞人能詩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因奏本
府名同國號請改之上喜曰彼處有定海海定則波甯改

明州曰甯波時洪武十四年

浙江通志

王忠文公禕送樂仲本歸定海序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
本會京師仲本齒長七年不以予爲後生辱與定交久之

爲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西二水曰大浹小浹竝東入海
小浹之上吾所居也山水之樂足以佚吾私吾將歸而益
讀書以修吾業暇則詠遊於小浹之間達則期有以見於
世否則樂天安命終焉而已吾之歸也子甯無所言耶予
聞昔日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竝興皆以聖人之道爲
己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雖鵝湖有會終不能挈其異以
歸於同陸氏之傳爲慈湖楊簡氏絜齋袁燮氏皆四明人
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黃
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而後朱氏之學始行於四明黃
氏得於朱子遺書而史氏傳自湖南大陽先生出小陽先
生枋二楊氏傳自蜀人晏淵氏而晏氏實朱氏之高弟子

也今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子說天下學者推朱子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師承所傳蓋已致力矣陸氏之學向所承傳故未泯也仲本可不兼致其力耶先儒謂陸氏主於尊德性朱氏主於道問學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顧眞知允蹈何如耳於仲本甯無望乎仲本識明而行果有志於聖賢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言不能也但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爲仲本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以余言爲弗畔矣夫

乾隆志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高祖庚六徙居奉
化曾祖茂四徙居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陸九江德
化教諭正統間卒慶始扶柩還鄞

水東日記

謝僉憲琛清節著聞卒於閩署至不能歸葬總戎牛公閩
人時爲鎮於定慕公之高風倡義助喪墳塋皆牛公所建

見聞
謹述

陳獻章與賀黃門書人無氣節不可處患難無涵養不可
處患難如唐柳宗元不足道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
之貶便也撐持不住如共大顛往來皆是憂愁無聊急急
地尋得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若坡老便是不同作
示虎兒詩云獨倚梳榔樹閒拂筆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

此蠻村又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此皆是
患難奈何不得氣象何其壯哉若加之以飢養則所見當

有別

白沙集

明時巡撫每歲必到關口祭江因而閱武公費甚繁設宴
享必費百餘金皆坊長四人承值萬厯末別駕安世鳳詳
請罷之民感恩立生祠坊長李姓者以己屋設公像逢八
月十六日爲生辰刑鵝祭之以公嗜鵝也今中秋易十六

日由祭安公故

見聞
謹述

賀欽示諸子書陶侃惜分陰乃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
齋內自今觀之惜分陰勤於學也朝暮運此不急於用之
物不亦費分陰而聞於學耶須知分陰當惜百甕當運不

相妨費實相成就也若曰吾力汲汲科舉焚膏繼晷不致少暇家蠶當幹者一切置之況運無用之璧耶此之惜分陰與陶之所以用心一得一失一公一私相去遠矣不可不精察而辨之也

備志

襲指揮之子弟應試者在衛學進取易於民籍附於定學沿海衛所皆隸焉故大嵩屬鄞而子弟應試則在定

山舍偶考

嘉靖時倭寇東南乘汎入犯臨陣多揮扇爲號一揮扇起則眾皆舞刀向空揮霍名舞蝶陣又爲長蛇陣向前揮舞八腳旗以次魚貫而行最悍者爲前鋒後殿餘則勇怯相參行必長而緩嚴而整故占數十里不可近馳數十日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挑躍

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礮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繞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類先以駭觀故吾目炫而彼械乘借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鈚鎗不露竿突忽而躑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命中斂迹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退遁也故破舟以示逃而突出金山之圍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

山舍
偶考

倭亂時定海用兵最久海忠介瑞方仕瀆安令解餉至海道譚綸謂瑞有文武才請於總制故宗憲畱之軍前與定令宋繼祖共籌兵餉多爲制府所倚賴

海防
類考

薛二宮保文章氣誼邑前輩之可師可法者其相繼歷階

兵禮二部時不甚相遠而科名獲雋相去二十年恭敏以
姿性英偉勝文介以學力沈毅勝本於天者然也武冰壺
愛文自幼與兩宮保同受經相友善後薛貴顯而武以明
經終老持介節亦吾黨中之矯矯者

山舍
偶考

謝觀察潛居鄉時有爲其子求薦入泮者持三百金來公
受之曰乃郎出場卽錄試文與我後入泮以金還其翁曰
吾未薦世乃郎文字入式其人駭然問何不早卻而受之
公曰文不佳吾亦卻之佳而云不薦汝必別尋門路矣乾隆
志

華心齋顏父夢一書生入其室自稱顏淵寤而心齋生因
以命名幼誦過目不忘長通五經諸子嘗館於湖郡潘尙

書家塾有除夜詩年年作客逢除夕作客年年總未除蓋

凄然士未遇景也

天愚集

謝恩榮字惠海精堪輿術邵公子似歐爲言尊大司馬擇

吉百餘處究莫所主惠海曰吾雖不能徧閱惟風棚嶺爲

吉兆旣大司馬遺命葬焉

天愚集

謝時符秦階渭四子生而俊異幼從父於京師邸父戲以

挺金受之卽趨而奉之母曰兒安用私財爲執友史君有

鼻疾語率嗜嗜不可辨昆弟竊揶揄之君獨肅容自若父

異之弱冠應童子試卽冠其曹偶時伯兄亦以諸生居第

一學使者孫公以謝家雙璧稱之省父於蜀抵渝州而父

訃至徒跣迎柩哀動路人其篤於至性類如此

邱府志

甲申之變南北隔絕崇明叛將張國柱下海虜掠時舟山
魯王監國大將王之仁命其子四攝定海總兵仁誠之曰
如國柱來勿放入關遂不得入泊舟招寶山外數日乃以
珍寶賂四求一二小舟近岸購米物四許之初亦循約次
日蜂擁入城大掠三日此從來巨寇剽掠所未經者見聞謹述
五君子之起事謝三賓告變欲求用於

新朝海道孫廷秀豔其富欲并殺之而取其室陰使人上
書告其同謀是日與檢討華夏同下獄海道密語檢討曰
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及共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
行首先送款人也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暝矣謝跪旁搏

頽謝曰長者長者

鮑琦亭外集

李舍人鄧部文以華公夏之禍株連舍人願同死而華獨

承之得免有司令其出獄舍人自稱伴華公過冬既免時

時省華公所匿之孤又爲己子娶楊公文瓚之女不愧死

友矣音餘上

全祖望作屏詞欲共感洪哭杜宇其奈感洪不我

許絳洪愛我深豈知棄我我誰與踟躕不忍去且伴圍

屏聽夜四城洪死長夜蕭條向鬼語朝省

東家兒音撫西家女汝家阿翁我舊爾

高武選音秦人獄中受琴於異人異人非他華職方夏也餘

上音全祖望變徵聲詞三度入牢獄最後三年淹何來

琴響空中聲湛湛得非孫蘇門剛腸爲我箴逋臣蹈野

葛一尺尙未賦中夜起於邑竊恐絃亦嗜誰知變徵聲

猶能題髮辨剛然風雲開中有殺氣含圍屏百死囚聞

之起病店俄聞聲漸低哀怨何

織縷露禽亦唧唧和歌鳴前簷

五君子之禍屠公獻宸董公德欽

俱鄧人

皆以降臣宜加防

範華職方不能盡用其言以致事洩囚中頗相咎及對簿屠董二公謀養身以爲後圖而職方又不以爲然遂微有參辰然華志識剛勁而機事稍疎屠董智計深密而形迹反似畏死者其心實未嘗乖也卒之屠董與華同死可以

釋睢陽張許之疑

音詩話

全祖望誓復仇詞

中丞眞男兒南八豈愛生良思爲後圖卽以報眞明不用酬微言一語不可振耿耿淚

志未有授沈冥漸蘇誓復仇舍垢登秦廷如何吾石交不諫吾丹誠

華職方之罹難也鄧高辰四斗權徧募俠客求解之而不能得職方謝以書曰僕萬無生理辜眞足下及苦老慧水行憤血誠但所望者勿以僕故而從此杜門置國事於不

聞斯則介我沒而猶視者也兒子幸脫虎口尙穉弱稍成人卽望足下爲僕攜之幕府卵而翼之以竟僕未遂之志

續前上
者舊詩

興國公王之仁由武舉任定海總兵官會方安國逼監國南行之仁曰此軍數十萬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吾惟一死耳乃以舟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沈於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載拜投之水獨至松江篋冠登陸觀者駭愕入見洪承疇自稱之仁前朝大帥今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復接以禮命雍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戮於

西市 蛟川
詩話

張尙書煌言據滄洲兵潰往來海島聞聞溇南

桂王
所居平瀝

於南田之懸壘康熙三年提督張傑慮終為忠募故校為

僧者

曼和南童
姓舟山人

傾之七月十七日夜半出山後襲執其進

定海關詩云何事孤臣竟失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

節愁松柏此去餘生斷蔽蔽雙鬢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

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奇零
草

順治七年

大帥至定謝時禮為文祭孔聖與同志艾達時輩焚巾衫
殿上薙髮若優婆塞六月三日百姓羣渡江避難時禮以
一人衛三百口宅眷遷送之寓祖居柴樓如團練法習鄉
人射日試之鼓鐸聲震百里為暴者疾視矣一日來攻失
利去他日益厚集陣四面圍燒令見僧則活致之倉猝挾

時禮去至則謂其魁曰以爾王師四境皆順民以爾洛邑

之遺荼毒百姓胡爲者吾豈爲若屈哉言畢赴海死

天恩集

國朝嚴開羅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
薛士珩隨行守於甲黨託疾不出無敢及之者終歲以大
布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園居在北城邑令鄭元成慕其德
再三致意謝之一日移具徑入園中避之不及遂與飲極
懽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後再至則稱
病不得入

鮑琦亭集

陳景浦案曰鮑琦亭作朱令懋華乾隆志作龔令
彝以時攷之從天恩集鄭令爲是故易之

國初旗下蕭公開府兩浙恩威竝著民困大蘇前此兵燹

之後武人恣橫侮及士大夫蕭公到關祭江入公署即延見諸生恩禮優渥特賜坐詢以地方利弊武弁稟事匍匐於庭不敢仰視見諸生侍坐大驚又令諸生舉衙蠹立斃杖下由是軍伍凜縮無少縱者

陳志

順治十八年夏五月不雨至次年秋孟點滴不盈缶邑生謝泰定爲文祭東海龍神時七月十八日朔午黑雲冉冉

從東北起疾風大雨如注

天中集

謝泰定文 聞之陰陽和而澤降此命於天者也時其夏而陰伏陽驚則旱乘此天不自主而命於神者也易曰雲行雨施見龍在田故夏仲而龍分以代行道亦猶人之職方分土各有攸司非可尸位而居者也惟神鍾靈東海於位爲震於色爲蒼於雷爲長子是羣龍之首也而離乎不拔出人天間其視山陵陂澤泥蟠掘蟻者不啻振蛭與蜂蠅也故上之敷施雨澤生長百昌下之吞吐波濤晏清四海無求不應有感必神之爲

震至昭昭也。在昔天子嘉乃清德，用彰襲封爰命使臣。春秋視祀龍莫澤焉。明季以來，非諫則旱，或火雲烈日。焦枯我黍苗，或坎雨暴風，虔劉我禾稼。此罔孽龍爲祟，非神所爲。然神實蒞茲土，卽不爲民與利，何竟不爲民除害乎？迨入。

清十有九菽，或一歲而半獲，或十分而三收。今日早晚俱難，下種川澤盡化，石出矣。一任旱魃之爲，殍不念蒸黎之盡，槁神獨何心而必出此乎？且夫旱之殘民，非一事矣。由久旱則生飢荒，由飢荒則生盜賊，由盜賊則必急賦增徭，以至軍需力役，誅求供應之苦，相因而至焉。是民一生而得萬死者，此荒旱也。民得萬死而猶莫一。生者此雨澤也，而神猶然吝之，是萬死之氓不足惜而一錢之命不延也。夫天之有神，以爲民也。將以東海寃婦之未雪，河南虐吏之未除，故和上干而陽下亢也。夫以神之昭昭，燭於冥冥，豈難明彰厥報，以示勸懲如以一人之寃而絕億萬人之命，一人之虐而轉傷億萬人。之生天縱疾威，神雖怨，惻應不混。治至此，卽或民之無。良天降鞠內有萬不齊，豈無善類，惟神龍宮水府實備。處此海國，萬民盡依，領下非神呵護之，誰其呵護？非神請命之，誰其請命？者且夫山之德曰生，必無神欲生之。而天反不欲生之，理彼夫山陵陵澤泥螻蛄蟻者，命不。

必降於天祀不必享於帝猶能普施惠澤利濟一方神
居大海宗萬川王百谷水不煩越疆而取雲不必出岫
而興涓滴之潤可滿江河煦沫之施輒成活渺呼吸萬
靈捷於轉瞬乃翁德各施若此無乃爲山陵陂澤泥
蟻掘蟻者所矯首而笑乎抑聞之遊其土者撫其民享
其祀者昭其報當今
龍飛在御光被四海震疊百靈封禪尙且慎行山川猶
然革命惟我明神封祀不絕盛典猶存良以海邦生聚
實式蕙之今神潛居幽處與時俱晦不復稽盡涓埃以
涓枯朽而徒使司牧之長朝祈諸山林暮禱諸原野一
旦旁求有應沛我甘露而民咸相慶曰此何方之澤也
何神之德也雖享祀之興不做賈乏神又何以貯蟹於
壇壝之上擅靈於東海之濱哉伏祈尊神大啟威神速
降膏澤上答天心下全民命使海邦清晏國以永甯於
以對揚天子之明命
不既休歟惟神圖之

邑田制三變宋元官俸授田時有官田民田縣令四百畝
丞簿尉減之制置使迄千戶各授有差明初有軍田民田
衛五所每所千百戶百戶管軍百二十人皆開屯種田作

餉中葉官軍無田上年給米下年給糧明季有竈田民田
竈田課解運司民田課解藩司

國朝仍之兵制亦有三變宋元時設水軍宋水師皆土著
元則蒙古明初設五所衛官軍中葉衛軍守禦有召募五
營而統於總鎮

國朝裁軍衛召募兵丁有馬戰步戰步有水戰水守兵唐

志

候濤山如戴旄環負城堡爲河圖狀議者謂於山巔及竹
山對建兩塔聳臺霄漢金塘三仙人峯屏列森秀則天啟
圖書之麗而賢才輩出爲邦家光是有待而爲者

嘉靖志

陳景浦案曰邱府志諸圖悉同嘉靖志惟威遠城

圖二山添寫兩塔對峙豈嘉靖後曾刼建而今圯
歟抑亦圖形以有待也

錫山在鄞縣西南五十里山脈北過崇法寺岡鎮明嶺直

抵定海招寶山

簡要志

招寶山第一山三字碑相傳爲米芾書

天愚集

崇邱鄉覺海山峭壁勒筠巖二隸字甚古旁鐫丙子歲秋

月襄平董大銓題

采訪冊

張錫路詩 幽巖何奇峻叢篁森列攢高竿數千个个
个青琅玕傲風夏清韻綠蔭生夏寒剔薛認舊題古隸
石壁刊山骨海靈髓點滴成奔
滿縱橫點畫際墨迹猶未乾

四 叢談

距青山十里許有港曰小浹江鮑王蓋時見有巨魚一小

者九相角時陰霧四塞颶風大作海舟多覆溺王奮楫發
矢中其下之雄者風濤遂息俄有老父鬚眉皓白循海而
行詣王前謝曰吾主東海有年九江小龍驕悍欲攘吾廬
時作燬孽港口之戰幸子助我勝之故特報謝汝後當廟
食於此吾有息女願奉箕帚王固讓之父曰吾無戲也語
訖入水化爲大魚去建炎四年壬午年五十以其年七月十
五醉終於家葬於鹿山之原卽射魚之所後三十年王夢
告其子曰我當再生其啟我棺子以告母母夢亦如之乃
謀諸故老啟視之神色如生冢四角明燈爛然眾皆駭異
已而祥雲下迎捧足上升遠近驚異冢閒得寶鑑非金非
石上有篆文曰東海之寶永和中穆帝遣使求之將納內

藏褚太后曰此神物也遂封還且許立祠王復夢呼其妻
子曰東海龍女在此汝當與之會越三日妻子相繼而卒
竝附王之墓於是邦人益神其事因立廟鹿山塑王像并
二夫人及王子歲奉祀之宋崇甯中歲大饑人將相食王
陰遣其部曰四聖者如廣州招米艦循海而來郡人得以
全活方至定海四聖謂廣客曰我鮑姓郡治直前有廟乃
吾居也因忽不見後客如其言謁廟下見四聖者儀容儼
然驚異知其爲神乃鑄四鐵人置殿下表之而去胡漢
廟記
演法堂在瓶壺山相傳葛仙翁芴草堂居之每吐飯成蜂
斫蛇治怪多著靈異鄉人各叩禮之曰近我十里逢難不

難因名太平山

四明
記異

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特者唐武宗未拆寺之前一年淮南詞客劉隱之游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蛟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闌與隱之言曰纔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隱之歸揚州卽訪懷信信日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日後天災焚塔

太平廣記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周世宗卽位授太常卿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於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澥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詡因炷香與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回棹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敬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帙投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於船下舟人曰龍王來迎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

舊五代史

陳景浦案曰澥浦卽古所謂渤海且切吳越地故採之

宋陳生四明士人赴舉汴京因治行後時乃從定海附賈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遇颶風同行數十舟相繼覆溺生所附舟賴無恙隨風漂數日至一山繫碇生登涯循徑而行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閃爍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一老人龐眉鶴髮據方牀危坐環視左右者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生至問所從來生言爲颶風漂蕩至此咸惻然憫之治供具膳生器皿皆金玉食穀精潔蔬茹皆藥苗甘美而不識其名老人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避黃巢亂至此未知今天子何氏

尙都長安否陳生謂言李唐亡暨五代今天子趙氏國號
宋都於汴老人嗟歎者久之命二弟子導生游歷各處生
問老人爲誰曰唐丞相裴休於是登山觀覽至極巔有亭
扁曰笑秦又遙指一峯突兀干霄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
也生一日有歸思老人笑曰君懷歸耶俗緣不盡此別無
復再來然得至此亦君夙契當令君一至蓬萊遂命弟子
具舟楫同往頃至山下時夜已暝倏見日輪晃耀傍山而
出波聲沸騰若雷霆赤光鬱勃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
樓複閣翠飛雲外非人力所爲但不見有居人惟瑞霧蔥
籠而已弟子云近世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引去惟呂
洞賓一歲再至卧聽松風耳生還至老人所復求歸老人

教以修心養性之法導之登舟轉盼聞至定海比及里門
妻子已死方悔其歸欲求往而不可復矣

聖壯
漫錄

邑令謝宇墓在東管鄉建炎間來令值亂因家而葬焉至

今呼爲謝家墳

嘉靖
志

墓間夜聞呼譽聲狀若讖決者諺爲

語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毀墓石繕城闕村人以靈異故

爭畚土掩覆故封樹至今高丈二尺許

吳梅
村集

陳造字唐卿淮之高郵人紹熙間爲邑令當勸農淨居村

見一村翁老而健問其壽云山居淡食乃爾昔一村叟一

野僧皆壽百二守杜郎史丞相呼而致敬厚設而歸卽逝

二人壽未必至此厚味非野人所饗也作詩記之山僧一

生鑿山蔽溪叟所仰在魚菽闔守侯家與相家珍膳不應

填汝腹二百歲翁清且羸茵坐鼎食豈其宜焉知暫飽博
長往穀神震怒脾媼悲宦家夥粒皆民力此祿食之須此
骨兩翁安食壽弗延當念無功暴天物我雖不偶猶餐錢
車行肉飽穎後先食功揣已懼不稱因翁有言呼使前盤
几畢識翁所言

宋詩

雷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見獄掾曰爾姓是
甚雷氏婦曰陳雷之雷掾顧曰幾錯乃事遂遣使回送過
一冥司土木盛異婦扣使者歎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
度冥司新刑獄專以鍛鍊罪人耳汝歸遽相警告切須節
省且毋通奸爲事自取其孽可免災傷婦人旣寤徧以告

人何先異
附記

元陳可復號雷谷嘗主教鄞之元妙觀中秋有方士賞月可復不與戲以墨水噴符頃卽烏雲掩月而雨黑雨眾知其所爲延之入席雲霧盡斂月復朗然

神仙綱鑑

明振藏居鄞海會寺一日來定海見主家火起振以杖指之風遂返而火滅楊文懿守陳紀以詩曰明離滬蛟川曲突苦不亟祝融方肆威爰然那能息奇哉振藏主素有二三昧力忽啟甘露門杖頭轉風色丙丁遂退藏竟作清涼國因知古聖僧多從法海得鄞縣志

明薛恭敏公三才十歲曉制藝十二歲試童子科邑令魏尙大視其藝驚詫以爲奇次日更呼試方熟卧吏急趣入頗尙有睡痕卽命題或息偃在牀倚令案立就更擊節歎

貨及郡試皆高等督學則謂此等異質當養成其大器

抑之

文集

薛文介幼時大將軍侯繼高聞其有神童名試以對句櫓

聲噓吼老翁載月下江流答曰聲鼓喧闐大將轟雷征醜

虜侯抱之膝上厚遺之

陳志

薛雲麓二龍知歸德府王衡之父生時母夢金甲神抱寘

於懷故乳名天賜卯角時從父宦西粵讀書敏捷善諧對

塾師稱爲奇童從父遷粵東肇慶衛忝軍二龍方髻習騎

射或臂鞞鷹弋獵自豪也先是瑞州有蠻酋爲其下所誘

盡室出獵因逐之而奉其子酋窘乃居肇慶二龍鷹偶翔

去迹及其館一夷婦出窺異其狀遽入白酋率諸夷婦出

二龍前相對泣數行公錯愕不知所爲酋慰藉無怖爲
若貌酷類吾兒故悲絕因互相啜噉飲食且止宿焉後夷
婦身餉其太君數數迎二龍去

文集

薛六符玉衡幼負逸才讀書十行俱下喜博弈一日博戲
大窘邑侯丁鴻陽爲助其乏嘗飲於署侯喜歌公亦和歌
倚侯肩手拍爲節侯顧曰父母肩可作板乎蓋隆遇無儷

矣

陳志

莊一純字鹿星父早世事母孝力學試高等食餼嘗於慈
清道觀求夢得小登科後大登科之句因自期許屢試不
售以明經上春官又不售讀書京邸幾十年侍御顧宗孟
宰定素知一純勸之曰一命之士無不可以自見乃謁選

授山東濱州判清操茹築時州守墨若水火不相合會守
鐫職去賓興士子一純主席梨園唱前夢句歎曰吾一生
爲此句誤今應於此豈非數耶遂決計歸士民攀留不得
輸百餘金爲行李資堅卻之歸家課塾餬口定學博葉國
華敦請爲大賓捐捧代其犒飲費士林兩高之年七十有

四卒

唐令
志彙

傅少姬者御史傅應禎之側室姓浦氏曰三姑事御史七
十日御史有所論列戒少姬無恐少姬爲決贊章遂上明
日下御史錦衣獄受杖又三日繫法曹御史緘一楮謝尊
人死罪且曰必遣姬姬年少能作傅氏鬼耶姬欲自盡以
示無他已御史戍定海少姬毅然戒行不作別離態抵戍

所思父母夢中時作喫咻聲御史憐之無何配彭夫人視
御史海上少姬奉之有禮夫人喜謂御史曰嘉哉姬足釋
余懷余歸養翁矣於是彭夫人歸少姬居戍所一歲乃
娠及月撫髮作楚六晝夜少姬自度憊甚語御史泣且悔
曰死產何如死京師得烈名乎既產而女血大崩死矣鄞
人余宣爲作傳并操三章浦三姑徐猗子壹者之姝無若
於人姝矜乃繫帨紮華裾來之魚魚顧見望舒浦三姑委
無渝皇天其勛敬恭昌瑜奉之乎多荼君子以無瘖浦三
姑無不如如敦禹去不須臾兒來不俱嗚呼命之不圖歎

我厥初

農丈人集

傅思履御史應禎之弟從兄戍上讀書候濤山已欲省其

家翁別兄而歸余寅送以詩槭槭秋風木葉飛知君涕淚
滿征衣扁舟又下西陵去兄在江東弟獨歸紫芝眉宇我
曾逢魚服眞看個是龍記得山僧頻說向讀書嘗在候濤
峯幾登鼉柱俯江關黃鶴翩翩空大寰萬里不留雲一片
送將雙日到三山金雞消息未曾眞無計相便慰老親但
得南山無恙在不妨白髮滿頭新

寶山志

謝愛夫瀚性孝友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舉炊遂緣江岸
漣水神沙且沒踵倏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後
以親命役常熟迷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
見渡福山遇颶風海船將覆公見帆柱脫急呼篙工理之
遂得免又常患癰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藥爲丸竟

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

吳梅村集

鄧尉容云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沈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行則闔予慍爲戲趣行及半小奚仆束斷書崩啼未已卽起理書就束而前門杜下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暮而無可歸宿者其猶是也夫

春酒堂集

謝時逢泰道父觀察夢一小兒坐八人輿呼擁至門而時逢報生兒時撼巨石爲戲可百二十觔仆諸跣咸謂蹶矣

卒無恙

天愚集

謝時禪泰臻幼嘗見二巨鬼舞屋上叱之顛踏仆矣北郊

萬人冢燐火熒熒人夜行有呼之名者時禪醉與友誓獨
卧至曉寂如也東平潰將某強舍其家嘗與角食食相若
與角力則手提某箕旋而揚簸之自是無敢肆

天愚集

王宏字若谷安貧力學夜則帷燈炯炯不四鼓不止有魅
爲美姝狀假鄰女名挑之宏但誦易不輟而巾幘旣失叱
以劍女曰吾故非凡常以君宿緣未解來續前盟爲君佐
旨蓄以御冬宏書皇天不可欺五字隨寫隨燒至漏盡女
逸所在

天愚集

諸生陳衷赤字孚白館於郡劉叅戎署在延慶寺西樓夜
有魅就榻暈人一日公假寐魅至以被夾裹墊而坐之乃
敲煤讀書至旦視之猶也已斃

陳志

周布衣西居蘆江鄉有艾婦羸僮其夫每西至必整衣更飾而前或手進茗果西逡巡卻退久之婦挑以微言遂遽起不復往其婦慍曰是真癡兒也

續甬上者舊詩

邑中城市一六三八四日崇禎之末十年轉盼一變爲垣途再變爲荆棘張前川傑再鎮蛟關驚異曰吾初蒞斯土往來濟濟今何稀落如晨星乃大賚牛酒首爲劇會於中循勸逐利者市如故四門之民亦各市牛酒爲劇會應之

天恩集

靈峯寺僧覺明以重建梵宇往求大木於閩爲海寇攫奪而去九年復往寇復來師爲之默禱有金甲神擎杵而現寇大驚因稽首曰師聖徒也我曹復何敢犯隨護送而歸

靈峯志

杜言如訥嘗自言禮佛時有一螺從琉璃中墮其面左眼幾失其睛一時驚恐隨得大悟生平寡言笑興到時或作壁窠大字或隨題拈韻抒寫性靈筆落如飛不拘一格

志

靈峯

國朝康熙丙子大旱禾苗盡枯令與邑人徧禱羣祠不應

謝子居緒貞獨矢志爲民請命與友人持虎頭骨步行深

山荆棘數十里投於龍穴

慈谿北雪龍湫

翌日大雨如注四野沾

足禾苗復起遂大有秋邑人造子居像以謝曰謝公雨

馬明

遠撰傳

朱文賓字元善好施予嘗以甲戶應里役解糶所隸貧輒

代輸不計償族婦王氏新寡將挈遺孤改適且有期矣文
賓勸止之養其母子幾二十年後王氏子爲提標把總於
其夫婦之喪各服義服期年先是有無賴將劫文賓宅俄
見數偉人持械繞護遂驚走年八十九將卒沐浴更衣坐
中堂召家人與訣曰陳山廟迎者在門矣子孫毋忘忠厚
二字言畢俯案逝其孫英往廟詢之神像蓋逝之日所塑

云乾隆志

富陽舉人裘秉彝謁選定海教諭方到任諸生詢見卽問
曰爾縣有黃學知否諸生曰前朝舉人裘曰是科發榜前
夢一大王坐殿上點榜上中式至九十七名黃與我同應
王曰爾二人俱宜中命判較文藝曰同較祖上陰騭簿亦

曰同擡天平來較骨黃略重王曰今科中黃裏中下科乃

知功名無徵倖也

唐令志彙

瑞巖產茶甚盛穀雨時各處咸集有海雲菴僧見高巖中有異幹大如椀苦不能上因架大木懸索而下得葉數斤其味香美次年復至其處此幹已砍倒有遠方僧云將幹斲成茗甌第以湯注之不用葉而自美僧隨往視之忽失

所在

陳志彙

日本國崇奉佛教康熙閒閉關有冒禁來構佛像諸佛皆具惟不得濟顛僧獲此當酬銀數萬邑邵姓聞西湖靈隱寺每立冬日曝諸佛像同數人賄沙彌竊之入海盡爲颶風所沒惟邵不往言像題絕句云醉傲風顛竟不休杖頭

雲月貫南州移身轉步歸何處雪壓蘆花十二樓

見閩
謹述

陳省菴夢蓮邑諸生同僕陸元至南鄉載租過陳山遇一黃衣人與之長揖而去時方逐虎僕避田閒已而倉皇奔至日曾見一黃虎否始知前所遇者虎也

陳志
彙

邑諸生謝鶴宣之家有五通神作崇擲瓦弄石能空中言語命謝氏設宴中堂呼夢蓮姓名必得某來陪飲夢蓮因謝請遂往堂中設虛席二側一席陪飲如主人自是其怪

寢息

陳志
彙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江甯巡撫湯斌奏稱蘇州城西上方山爲五通神所踞遠近人奔走如鴛凡年少婦女有寒熱症必曰五通神來娶爲婦敗壞風俗奉

旨將各省五通神祠毀黜發配扶桑邑城中梓宮廟五通神置之海南鄉大嶺諸祠皆焚毀焉

唐令志彙

謝小江緒敬云康熙十餘年余家簷前新瓦微雪後片片結成山水花卉精巧玲瓏或爲荷或爲喬松脩竹枝葉分明煙雲繚繞讀伊川集尊公伯溫行狀云神州卽位磁州瓦屋及濠上冰漸盤屈成花卉之狀郡守皆欲獻瑞時伯溫知州事曰石晉之末有此因中止余家雪瓦從兄緒彥中子戍進士豈其驗歟又中鄉榜時廳上臺梁每夜有喜鵲東西相對立晨去暮來如是者經年

見聞謹述

邑令戴銘前任上元丞以公務下鄉見民家一黑猿鬻之畜之署一日有洋客過訪聞猿聲乞以洋貨數百金爲易

與之聞其異曰此定風猴也

見聞謹述

王聘三成吉居邑之西水門爲諸生十年甫食餼以乾隆癸酉鄉試未入闈而卒嘗主西席於南鄉曹氏卒之明年其門人曹某患疾沈痾忽自言云吾師爲地下修文郎儀從甚眾一人執筆侍其側時家人榜徨驚駭謂是病急中語繼又吟詩云倉公扁鵲亦無術試與尊君子細尋乃知非孺子語咸吉之所託而言耳

秋藤詩案

楊次恭老於文場人極誠樸言其姪孫某寓餘杭賣酒已訂某氏爲婚矣忽與鄰女私誓爲夫婦不數歲竟娶某氏婦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爲祟延道士驅禳道士登樓鄰女坐牀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爲

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口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爲哉道士
惶遽而去不數日死次恭以甲戌夏在崑山門人家閱法

華經無疾坐逝

徐慶樓
信錄

謝陸中年謝肢黃書每醫以意郡守佟公聞其名延之陸
視曰何病哉此興居不時所致與之奔十日泮奠鄰有貧
者病旬有四日不起其子弗敢請陸自往診知爲憂戚口
食計乃密置一金於牀下貧者得之遽驚喜謂天所賜家

將大啟而病霍然

天愚
集

鄧楚淨師文玉李杲堂鄴嗣之姊二十而寡夫滿甬江師
大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虎蹲山江口浮出杲堂有負屍

龍頷下瀨血虎蹲口之句

杲堂
集

李韜仲文偉諸生世居小浹江貌魁梧有強力一日有營卒秩一狂生於市市人莫可如何韜仲偶入城見之問知狂生爲故華儀部族人益大憤奮拳毆卒卒因自謝得逸去裨將某江南人其子肆邑庠與子不不相能陰令數卒鴟張而來冀以償怨韜仲言笑自若卒熟視之皆驚異不

敢前

書巖集

靈巖櫻豆村夏氏惑於妖妖有術能附人弄拳棒從之者望之一揖口呼某師父輒勇氣百倍名曰打神拳游俠者集焉久之徒愈眾漸製偽封勢甚洶洶近村王宏儲性剛直聞其弟亦與名直抵夏氏痛斥辱之會供妖於堂怒翻其桌妖不爲害母氏處亦往禁其子未半途妖宣言曰王

節婦來矣命徒眾迎之宏儲以是妖不除必禍鄉里一日設瓜果於庭懸鏡其上陰伺之頃有猴取食狀始知其爲猴精也妖以術破遁至鄞之吳家山獻聚謀逆事覺官兵勦之一方罹其害此乾隆三十年間事

四明紀異